

從總統府和台大圖書館到我們的時代

整個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，期待著我們創造，而不是去重複。——畢卡索

一年四班林翊瑄

十二月的天空，綿綿細雨拈花入眸，空氣中氤氳的水霧，打濕了一片嘆息。初入總統府，外觀和課本上的一樣壯觀，我們來得時機真不巧，錯過了一個月一次總統府大門對外開放的日子，只能從側門進入，還是要入境檢查，走過金屬探測門，出示身份證明文件，拉下口罩做簡單的識別，好像又不小心出國了。每隔幾公尺就有一位憲兵，但和我想像中不一樣，國慶大典帶著禮槍進場的軍人浮現至我的腦海中，然而眼前的憲兵穿著與警服相似，或許這樣更親民吧。

解說員阿伯用沉穩的語氣為我們講解總統府的每一個細節，有時也會用問答的方式，生動的故事帶我們進入日治時期的台灣、光復初期的台灣。牆壁上有兩個大字，不，其實是四個，沒有耐心的我只看到粉紅色字的「台灣」，阿伯說這是新生代的台灣設計師的作品——「世界台灣」，我又仔細琢磨一遍，才發現他的設計巧思，或許我沒有藝術氣息吧。

俯瞰總統府是一個「日」字，代表當時日本人的威權統治，其實這是最堅固的防震設計。傳統的建築都是坐北朝南，而它是坐西朝東，為什麼？因為太陽從東邊升起，太陽也是「日」，象徵永遠效忠日本，此外，坐西朝東也是他們傳統習俗。

二次大戰後，台北城慘遭空襲，街道一片狼藉，總統府也無法倖免。光復初期為了保留其原始風貌，故沒有增添其他元素，卻拋下了許多精緻的細處，像是大門兩旁的羅馬式圓頂柱，上有雕刻精美的浮雕，因光復初期政府經費不足，將其改建成平頂。

雖然目前的總統府仍然雄偉壯麗，卻少了一些「人」的痕跡，如果說日治時期的總督府是閱歷豐富的老人，外觀的巴洛克風格建築及裝飾，便是他的成就，是一種見證「人」的創作，證明了那時的手工藝技術，以及工業是多麼的成熟。反觀現在的總統府是工整的，簡潔有力，卻和它的後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略顯不妥，更新了許多工業產品，看似進步了，沒想到100年前的日製品仍完好無損，使我不禁嘆息，我們進步了，又好像退步了。

深入總統府的內部，我的思想被重啟了，不同於外觀的端莊、生人勿入，內部的展品是年輕活力、親近人民的風格。畢卡索曾說：「整個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，期待著我們創造，而不是去重複。」又想到先前在側門入口的「世界台灣」，使我對於目前的台灣有更深刻的啟發，一個國家若不想落後整個世界，就必須創新，更要與時俱進。我們進步了，當我看到展區內有檳榔攤的牌子、有原住民簡潔有力的賀詞、解嚴前後不同色調的設計、青年創作家的藝術品，以及各行各業的創新，都使我們步入世界的搖籃。

午後的雨落得那樣惆悵，那千萬隻柔柔的纖指，撫弄著一束看不見的弦索，輕挑慢捻，使台大的校園格外恬靜，椰林大道的盡頭是台大圖書館，在修復時為了使它和台大校園融合，因此增加了新的元素，想仿造歐洲大學的高塔鐘樓，奈何經費不足，只能建至一半，而鐘，或許存在每一個台大學生的心中吧。

比起它的建築更吸引我的是豐富的館藏量，以及各類的參考資料，雜誌、學術論文、古籍文獻、經典著作……都使我雀躍不已，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書，還有良好的閱讀環境，舒適的採光設計，二樓挑高空間遼闊，興奮到已經語無倫次的我，想不到比「美」更純粹的形容詞。

導覽員輕聲細語為我們介紹它的歷史，不過我的心思全都飄到一旁書架上的論文，「閱讀與寫作指引對台灣高中生英文寫作的影響」、「城鄉地區高中生補習與學習成就之研究」等，如果時間允許我可能會出於好奇瀏覽一下，每一本都是厚重的白皮書，我偷偷摸了一下，感受那溢出來的學術氣息。

韶光匆匆流逝，結束了一天的行程，若未來有幸在台北讀書，我一定會好好的運用那裡的資源，果然地區間的差異很大，發現到自己的才疏學淺，既然改變不了出生環境，就好好昇華自己吧，努力不一定能成功，但不努力怎麼會有機會呢？

現代青少年的通病是「厭世」，總統府教我「創新」，台大圖書館則是「學識」，厭世，是因為你對這世界保有期待，然而期待落空了，厭惡這個世界。而我深信世界美好，因為時代的創新推進了文化的發展，我們升起船帆，啟程，而學識是燃料，裝載著未來和青春的放蕩不羈，我也曾經厭世，走訪總統府和台大圖書館後，我開始準備燃料了。